

希望的田野
放歌新时代

湖州如此多娇



安吉余村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石碑。

王存政

之前提起太湖，自然就会想到苏州、无锡，尽管也曾读过元代诗人戴表元的诗，“行遍江南清丽地，人生只合住湖州。”人生只合住湖州？心下免不了有一番嘀咕：为什么就不能住苏州、住杭州、住扬州？……诗人的说法，当不得真的。

不久前，参加全国党媒“两山”理念诞生地湖州行活动，在这片地处太湖南岸、昔日被称作“吴根越角”的土地上，走乡村、进工厂、探民俗、观新景，一路目不暇接，一路心潮起伏——湖州人文之丰、山水之胜、生机之兴、美好未来之昭彰，令人禁不住连连赞叹。

——这是在今天已名满神州的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。2005年8月15日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余村考察，充分肯定了余村关停矿山、水泥厂，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做法，在余村首次提出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。十多年来，围绕“两

山”理念，余村将生态文明融入各项建设事业中，建成了全国文明村、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。安吉县，则成为中国美丽乡村的发源地和中国最美县域的先行地，摘取了全国首个“国家生态县”桂冠。

我想起在安吉县递铺街道鲁家村的见闻：

清澈的河道旁绿树成荫，绿色火车皮改造成的咖啡厅坐落一旁；大片草坪上搭建的帐篷酒店前，一群来拓展训练的年轻人在合影留念……不远处，小木屋酒店已在装修……这里，每家的院落都是花园，整个村子就是一座“吃、住、游、娱、购”一体的休闲观光大景区。

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那条小火车游线，4.5公里长，依二十四节气为序，仿蒸汽式小火车从立春出发，一路雨水、惊蛰、春分迤邐而行，一站站直到小雪、大雪、冬至、小寒、大寒，贯穿起全村4000亩土地上18个不同主题的家庭农场。

过去，这4000亩土地，大大小小、高高低低，被分割成零碎小块，原来只是生长土豆、青菜、毛竹之类，像煞乡下蓑衣胶鞋的老农。今天，这些重整一新的土地，万紫千红，生机蓬勃——

那是二月里的暖阳，杨柳春风中，1000亩鲜花农场里的花朵，一朵一朵，羞涩地冒出花苞，探出笑靥。接着，桃花农场的桃花，争先恐后地绽放，呼啦啦间一片茫茫粉红世界。

再下来，映山红登台了，铁皮石斛登台了，红山楂登台了，美冬青登台了……嫣红姹紫，争奇斗艳。

要说红，虞美人、格桑花、矢车菊、一串红……酡红、蕉红、莓红、石榴红……似朝阳、似晚霞、似知己的洒酒、似少年的情话……红得那么自在、那么青春、那么奔放，还带那么一点调皮……

若说紫，马鞭草、薰衣草、丁香草、飞燕草……绛紫、朱紫、矿紫、龙胆紫……深沉的凝思、低调的尊贵、时光的砥砺、成长的胆魄……紫得那么含蓄、那么神秘、那么沉重，还有那么一点……魅惑……

赤橙黄绿，七彩斑斓，我不能再一一细说这缤纷花语，如舞台一般、婚礼一般，敞亮，欢快，芳华迷人，流连忘返。我必须得随着这列从春天开出的火车，继续去探望那野山茶农场、葡萄农场、葫芦农场、中药农场、高山牧场……而这一段旅程，你看到的每一眼，都是画面；你的每一次呼吸，都清新如童年；你的每一次心跳，都激荡如初恋……

我说得有些过了。老夫聊发少年狂，是因为眼前这美丽迷人的鲁家村，过去是一个市属挂名的山区贫困村。2011年，鲁家村党支部改选，曾经在多个领域创业的朱仁斌任书记。在他的带领和上级党委的大力支持，鲁家村开始探索在美丽乡村建设基础上开发经营项目。正因为筚路蓝缕自强不息，方换来厚德载物，更赢得天行健、地势坤的眷顾，原本荒莽的野田，华丽转身，山水林田“生命共同体”豁然成形。去年7月，鲁家村成为国家首批15个田园综合体项目之一；今年1月，鲁家村列入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。

这仅只是鲁家村。地处浙北深山区的长兴县水口乡顾渚村，从祖祖辈辈“卖山林”讨生活转变为今天的“卖风景”，成了养生度假者趋之若鹜的“乡村天堂”；

安吉县灵峰街道大竹园村一张蓝图绘到底，坚持“青山环聚落、绿水绕田园”景观格局。在村东头，我看到数十幢造型别致的农房散落有致，远远望去，白墙黑瓦，掩映在青山翠竹间……

唐代著名山水诗人孟浩然诗云：“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”多少年来，人们渴望这般恬静的山村，这样悠然的生活。今天的湖州乡村，十足的原生态韵味、又不乏现代亮丽色彩的民居星罗棋布，何止于孟老夫子所向往的田园！

是的，不止是田园。湖州人不止是要重现梦想中的村庄模样——小桥流水，柴门石墙，白天，人在花中游，晚上，头枕青山眠，他们还要造楼台亭榭、曲栏回廊，还要建“上海村”“洋家乐”，还有诗与远方——

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，启动修复了南苕胜境，新建了蚕桑丝绸文化馆、鱼文化馆，改良蚕茧画、剥茧茧拉丝绵等传统民间技艺，甚至吸引了欧洲和日本的民俗专家专程前来考察；

曾以缙绸织造技艺人编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南浔区双林镇，至今还保留有21座古桥。2016年1月，拥有20家盆景园的双林镇被中国盆景艺术家协会授予“中国杜鹃盆景第一镇”称号。2016年12月，盆景无国界世界大会在南浔举行，双林镇即是首届“黑剪刀世界盆景作家大会”制作场地；

在南浔区双林镇向阳村村史

馆，我见到了新乡贤陈金权老人。他从教师岗位退休后，在村里帮助收集整理村史、民谣，当年的抗日故事。他还站上“乡村讲台”，讲历史，说风物，让乡土文化浸润村民心灵。

湖州当然是有历史底蕴的，紫笋贡茶摄人心旌，湖笔传承独领群芳，辑里湖丝冠盖世界。作为具有23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湖州历来被称作“鱼米之乡、丝绸之府、文化之邦”。仅一座南浔古镇，即享有“世界文化遗产地”“中国历史文化名镇”等诸多美誉，拥有江南园林佳构小莲庄、文化宝库嘉业堂藏书楼、号称“江南第一宅”的张石铭旧居和民国时期名人张静江故居、百间楼等国家、省、市级文保单位20多处。从这里运河码头启航，运走的不仅是桑基鱼、姑娘糕，还有新希望；运来的也不止是铜铁锡、绿玻璃，还有新科技。湖州人植根在湖州，又不断走出湖州，走出上海滩，放眼全世界。尤其可贵的是，湖州人有个秉性，无论走得有多远，都时刻惦记回报家乡，永志不忘初心。

湖州也是项羽起事的始发地。据说，当年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，史称乌程兵，自孤城奉胜门而出，抗击暴秦。秦朝的乌程县，即今天的湖州市吴兴区一带，县治菰城。流连项王公园，遥想霸王破釜沉舟、拔山盖世，追思虞姬吴风余韵、驿路魂芳，叹英雄奇勋，惜往事苍茫……

相比较而言，全辖三县两区、总

人口300万的湖州不能算作很大的城市，却有连绵迭出的优雅风景，品评不完的韵味典故，几无城乡之别，同享风俗其淳。今年初发布的浙江省级规划，明确将湖州南太湖新区建设成为产城融合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区。我想象不出，未来，湖州之美，会美成什么样！

那天傍晚，从湖州影视城出来，阵阵清风吹拂着我们，我们随着人流和舒心的笑，漫步走向堪与迪拜帆船酒店媲美的月亮酒店。波光变幻，山色空蒙，湖光潋滟，好一轮温润如玉、流光溢彩、永远不落的“月亮”！你看你看，一朵朵白莲花般的云絮在空中飘游，一轮圆月静静地立于水波之上，而月色似通人性，谛听你的心语，舒缓你的思绪，温柔着你，又慰藉着你。这一块区域，正在打造蜜月小镇。去年，小镇还发布了全国首创的融山水湖景于一体的室外景致婚礼秀……黛峰如眉，碧波如镜，情到深处，人约黄昏……此时此刻，湖州不就是桃花源伊甸园，不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家园吗？我忽然理解了，诗人戴表元为什么要说“人生只合住湖州”，他记录下他即时之感受，写下他即时之感慨，他用心夸赞、全力推崇湖州之安适、之静美，并非一定要贬抑别的地方，本来天下处处各有各的美妙——但是，即便是浮光掠影，也不能不说，湖州确实是一股气质独特、风韵隽秀的城市。这些年，湖州举生态旗、念生态经、打生态牌，就这么把绿水青山变成了自己的“金名片”，就这么蝶变为全国首个地级市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——天地澄明如画，人杰地灵麋集，丰厚繁华相融，既古色典雅，又浪漫时尚，更活力昂扬，怎的不让人睁大了眼睛，由衷地赞一声：

湖州，如此多娇！



夜晚时分，坐落在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的月亮酒店外景灯光秀。（白云庄 供图）

古道寻踪

大漠

大嵩岭，一条平缓逶迤、幽深质朴的鹅卵石古道。它宛若一条飘逸于福泉山山麓中的丝带，一头系着滨海古城大嵩，一头伸向东钱湖。

据史料记载，大嵩一带为滨海要塞，明洪武二十年（1387年）信国公汤和曾建大嵩所城，以防御倭寇。大嵩岭则是大嵩、咸祥、象山通往东钱湖、宁波的重要通道，官轿进出，商贾往来，黎民婚嫁，都经此道。古道承载了福泉山以东滨海地区与宁波城区内陆政治、经济交流发展的历史使命。

一次次，你不由自主朝圣般地来到这里，小心翼翼地用脚步丈量着，听着潺潺溪流，沿着逶迤山道，走过一座座青藤倒挂的石拱桥，穿过树木参天的水杉林，沐着山谷吹来的清风，任思绪一路延伸。你寻寻觅觅，找寻童年的足迹，捕捉年少的身影，捡起失落在古道上的几十年前的美好往事……

记得那年暮春，小学组织春游，去四明山革命根据地樟村瞻仰李敏烈士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。同时为了锻炼学生的意志和毅力，强健体魄，学校让学生自带铺盖步行前往，就像部队的野营拉练，线路为：从大嵩江畔的村小学出发至大嵩岙，翻大嵩岭，到东钱湖洋山岙，再到下水乘船经宁波转过去四明山樟村。

春游，对农村孩子来说，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了，更何况是第一次出远门。做了一夜美梦的小伙伴们，大清早就出发，几十号人背着打包得结结实实的铺盖，肩挎鼓鼓囊囊的小书包，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，沿着乡间小路向大山进发。

清晨，寂静的山谷因为一群十来岁孩子的到来，霎时间变得热闹起来。惊起的山鸟，跌宕的溪流，伴

着小伙伴们欢快的歌声，回荡在幽深的山谷。小伙伴们平时一放学割猪草抓泥鳅，从小跌打滚爬练就的一副好筋骨，此时派上了用场，一个个精神抖擞，行进在曲曲弯弯的山道上。饿了，掏出自带的干粮；渴了，掬一捧路边的溪水；累了，就着石块歇一歇，一路欢歌笑语。

你是队伍中年龄最小体质较差的一个，当队伍来到大嵩岙山脚下时，已经步行了四五公里，两脚发酸。抬头仰望横亘在眼前的大山，黑黢黢的，好好啊！低头看看脚下的路，山里拐弯，好长！心里开始有些惧怕，能翻过这座山吗？但对山那边世界的好奇，激励着自己不断前行。你的一气喘吁吁地攀登一边憧憬着：山那边的宁波会是什么样子呢？

走溪滩，跨石桥，绕悬崖，爬陡坡，翻过山冈一路下坡就是洋山岙。接着，又马不停蹄走到下水。水下航船鸣着长长的汽笛，开过东钱湖，把小伙伴们带到了宁波城里的新河头。航船埠头一上岸，你和小伙伴们惊喜地发现，一路不能随便走！过马路要等人行道上的绿灯亮起；发现，烧饭不用柴禾！家家门前生着一只煤球炉子，那煤球炉子冒出的白烟虽然有些呛人，却带着焦香，就像傍晚时分田埂上飘来的煤焦泥的味道；发现，水是从管子里流出来的！名曰“自来水”……城市，对一群初来乍到的农村孩子来说，一切是那么的新鲜、新奇，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

紧接着，便是四明山，樟村，烈士墓，攥紧小拳头宣誓，“继承先烈遗志，发扬革命传统，做革命事业接班人……”

弹指一挥间，再次踏上大嵩岭已是四十多年之后。也是一个春日，当年在烈士墓前宣誓的红领巾少年

已是年逾半百的“革命事业接班人”，他们恪守着当年的誓言，几十年来，在各自的岗位上挥洒青春，如今相约重走大嵩岭，重温儿时梦。于是，沉寂了多年的古道又传出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，尽管那声音由当年的稚嫩清脆变得低沉浑厚，但乡音未改。

如果说年少时翻山越岭是急于想看外面的世界，那么几十年后的故地重游则是对乡土的依恋和回归自然的渴望。而此时的山道，不再是当年的交通要塞而成了现代人健身休闲的散步道，随处可见挂登山杖徒步的身影，古道被赋予一种新的使命，重又焕发出勃勃生机。古道上，那一座座古老的石拱桥完好无损，任凭历代风雨的冲刷，坚固如初；那块块悬空的挂岩依旧，它被无数根大大小小的木棍或树枝支撑着，沿袭着一代又一代过往行人对美好愿景的祈求；岭墩山冈，那个清同治年间所建的福泉亭，当年挑担脚夫或过往行人避风躲雨、歇脚休息的地方，早已完成它的使命，只有败落在毛竹林中的几根石柱述说着过往的历史。而后来建设的岭墩农场，而今也已成为历史的物证，门楣上的红星以及墙上依稀可见的标语，见证了人民公社、大跃进时代，大嵩区人民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社会主义建设热情。

那一次，他们沿着古道登上山顶，极目远望，东边，远处海天相接，象山港跨海大桥似长虹卧波，横贯山海。甬台温高速复线像城市的动脉，穿梭在丘陵田野间。近处，大嵩江似一条九曲卧龙，穿越滨海平原绿色的田野，蜿蜒向东。西边，隐约可见港城东部高楼林立，气象万千，而近处美丽的东钱湖似一颗明珠，镶嵌在群山环抱中，璀璨夺目。山外的世界很精彩，岭内的家园美丽依然。

打那以后，你便成了古道的常客。无论春夏，无论秋冬，不顾风霜，不顾雨雪，一次又一次，或二三相约，或三五作伴，有时甚至孤身前往。在那里，你的心是踏实的，你踏出去的每一步都是那样坚定。因为，这是你第一次走出大山看世界的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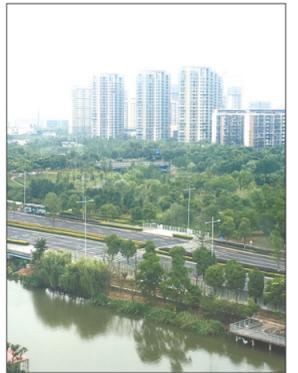
原野

家，一个多么神圣的字眼，家不仅是温馨的居所，更是心灵的港湾。有了家的庇护，才能抵挡风霜雨雪的侵袭，感受人世间的温馨。

站在别墅的大门前，目送着前来道贺乔迁之喜的朋友们远去的身影，回想着他们羡慕的目光和由衷的赞叹，思绪一下子飞到了许多年前。

我的旧宅在故乡蒋霞浦村的一个老闾门内。老闾门建于明末清初，房子大多年久失修，破落不堪。旧宅处于暗弄堂底，终年不见阳光，白天也需点灯照明。东南风不肯光顾，凛冽的西北风却呼啸着长驱直入。

旧宅两层楼，二楼卧室，一楼灶头间厨房、餐厅、会客、学习、工作等功能于一体。旧宅从太祖父辈传到我这一代，早已烟消云散，四壁破败，木门腐朽。我想尽办法，让它变得美观整洁。每当过年时节，我就在行将剥落的花格窗上糊上白纸，在深褐色的墙壁上贴上报纸，在烟熏漆黑的天花板上反贴挂历纸。大功告成后，在日光灯的映照下，听到女儿发出“我家真新真亮”的惊喜声，心里涌起无限辛酸。那年正月，电茶壶冒出的火



资料图片（海客 摄）

我家的变迁

星引燃了墙上的报纸，随即大火熊熊，幸亏救火及时，才未酿成大祸。之后，再也不敢用报纸糊墙。

寒酸的居住条件让我格外自卑，我总是拒绝朋友、同事的来访，也不愿到别人家去。亲朋好友也曾问我，何不修葺加固或另建房屋？我苦笑以对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月工资只有五六十元的我要负担一家五口人的开销，特别是三个女儿的教育，已力不从心，哪有能力考虑其他？

到了90年代初，我的月工资已近千元，改善居住条件成为家庭的头等努力目标。1995年，我与女儿凑齐三万八千元，在城区购了一套七十多平方米的集资房。翌年，年逾半百的我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搬家。新家两室一厅一厨一卫，还有一间书房，窗明几净，设备齐全，与昏暗破败的旧宅相比，不可同日而语。入住那天，全家人高兴得不拢嘴，为成为城里人、更为拥有一处充满现代气息的新家。新家激起了我对新生活的

向往，我在家里备课、改作业、学电脑、练书法，也主动邀请朋友、同事来做客，家里时常飘出欢乐的笑声。

几年前，女儿们又动员我搬家，理由是房子面积不够大，结构不合理，年事已高的我不宜住五楼。她们走马灯似的从许多楼盘中寻找房源……我总是寻找理由拒绝。她们嚷嚷，你每月7000多元的退休工资如果不够，还有我们呢，顾虑什么！

其实，我只是恋旧。二十余年来，我们在集资房留下了难忘的记忆：两个女儿先后从这里走向婚姻殿堂，嗬呀学语的外孙、外孙女在这里蹒跚起步，我在这里从在职教师成为退休老人……

2016年，我在奉化城区买下一套九十平方米的房子，没等我拿到钥匙，翌年初，女儿又建议我搬到城西西吞别墅去住，说是那里毗邻小女儿家，便于照顾，那套房可以出租。我陷入了幸福的烦恼之中，一下子竟不知何去何从。

年底，女儿将装修一新的别墅钥匙交到我手中。这是一幢位于城郊的三面环山的连体别墅，一条小溪从北面缓缓流过，十余亩面积的公共院落恰似小型公园。新居处在别墅群中间，面积200多平方米，一楼茶室，二楼厨房、餐厅，三楼卧室、书房，四楼客房、阳光房，宽敞程度是之前所无法想象的。推开窗户，清新的空气伴着葱茏的绿意和清脆的鸟鸣声扑面而来。多么好的养生之处，我的心为之一动。

今年二月初八，已逾古稀的我迎来了人生中第二次乔迁新居。我喜欢在院子里时弄花草，喜欢在空地上栽瓜插秧，喜欢在山水中欣赏漫步，喜欢请朋友来喝茶聊天。我尽情享受幸福的滋味。

我的家从旧宅到别墅，从逼仄到宽敞，从寒酸到豪华……这只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交响乐中的一个音符而已。我想放声歌唱：“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。”